

鮮血寫成的一本書

——法國共產黨員烈士遺書——



羣衆書店

鮮血寫成的一本書

—法國共產黨員烈士遺書—

愛倫堡序

尼·查爾科沃伊
尼·涅姆契諾沃伊

俄譯

王槐曼譯

羣衆書店

一九五四年一月

ПИСЬМА РАССТРЕЛЯННЫХ
ФРАНЦУЗСКИХ КОММУНИСТОВ
ПЕРЕВОД С ФРАИНУЗСКОГО
Н. ЖАРКОВОЙ И Н. НЕМЧИНОВОЙ
ПРЕДИСЛОВИЕ
ИЛЬИ ЭРЕНБУРГА
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«ПРАВДА»
МОСКВА—1949

編號039號 32開 50千字

鮮血寫成的一本書

—法國共產黨員烈士遺書—

愛 倫 堡 序

尼·查爾科沃伊 俄譯
尼·涅姆契諾沃伊 俄譯

王 槐 曼 譯

★版 權 所 有★

一九五四年一月初版

羣 衆 書 店 出 版

(北京崇內大街一八九號)

印刷者： 公 益 印 刷 廠

1—10000冊

定價4100元

內容提要

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，德國法西斯匪幫擊敗了法國。法國統治階級投降後，法國真正愛國者的共產黨員們却站起來進行着英勇的鬥爭。本書就是在鬥爭中被俘的二十三個法國共產黨員在就義前寫給黨、父母、妻子和朋友們最後的一些書信。信中充滿了他們的英勇頑強精神，表現了他們確信人民會勝利，德國法西斯匪幫會滅亡的信心。

目錄

序	一
波也爾·謝馬爾	九
加勒利埃·貝利	二
安德烈·列比耶爾	一三
尤利安·阿皮奧	三
若望·阿烈沙爾	六
羅別爾·阿米爾	三
日阿克·捷庫爾(捷庫爾捷馬世)	七
饒塞夫·捷勞別爾	元
羅蘭·德爾瓦爾	四
安德烈·德爾馬	四
安德烈·吉也斯	四
安德烈·久蘭	五

費立謝恩・饒利	五
愛仁・克	六
保爾・卡姆芬	六
路易・卡隆	七
愛仁・喀勞梯里耶	七
馬里沙・拉卡謝梯	八
亨利・馬爾德里	九
馬里沙・皮洛列依	九
若望・羅別爾	九
皮耶爾・斯	一〇
愛・爾・沙姆包	一一
譯後記	一六

序

世界上許多書是用墨水寫成的，而這本書却是用鮮血——法國共產黨員們的鮮血——寫成的。這本書是人們在最後的時刻裏寫的，當時在他們面前就只有一個字——死。但是，這本優秀的著作所說的却不是死——而是生命的勝利。寫這本書的不是作家，而是工人和海員們、大學生和礦工們，但是，我以為，即使是偉大的作家也找不到那些當英雄們和轟轟烈烈的、火熱的、有意義的生活分別時，從他們口中流露出來的最樸素和最壯麗的詞句。

一九四〇年夏天法西斯匪幫擊敗了法國。那些害怕法國工人甚於害怕德寇的賣國賊們把持了國家政權。法國統治者可恥地投降了。歐洲彷彿已遭到滅亡，因為希特勒匪幫在十五個國家裏主宰一切。遠在法國被擊敗以前，法國共產黨員們就已被迫轉入地下；在達拉第和雷諾統治的日子裏，他們被塞滿在牢獄和集中營

裏。帶上鎗鏑的法國沉默無語。當時法國的真正愛國者——共產黨員們——奮身而起。義勇軍和游擊隊——ФТП（共產黨員們建立起來的戰鬥聯盟）——的英雄鬥爭開始了。參加這個聯盟的也有非共產黨員——無黨無派人士、正直的天主教徒們——但是，ФТП却是法國共產黨的一支戰鬥大軍。

有一部分游擊隊戰鬥在薩沃亞、路姆津、道非隘的山上，另一部分則留在巴黎和里黎、馬賽和里昂，他們襲擊希特勒軍官們，爆炸倉庫、橋樑和道路，破毀發電站和工廠。參加游擊隊的是巴黎近郊的冶金工人和北部的礦工、布勒塔尼的漁夫和里昂的紡織工人、釀酒工人、石匠、大學生、海員、學者、女技師、農民、作家——整個不可制服的法國勞動人民。

從前就是如此——人民無時不在保衛自己的祖國、反對賣國賊，反對貴族和富翁，反對那些向外國壓迫者乞援的人們。在第一次法國大革命的年代裏，達官貴族們同歐洲各君主國的部隊就一起認識了共和黨員們的憤怒。當梯也爾把法國出賣給普魯士人的時候，憤怒的巴黎高舉起了「公社」的紅旗。在一九四〇年

——一九四四年間，當貝當和德寇狼狽爲奸的時候，當戴高樂的擁護者們在倫敦的俱樂部裏高談闊論的時候，當勃魯姆在像療養院似的俘虜營裏長吁短歎、探尋哲理的時候，共產黨員們在戰鬥着，並且奮不顧身地犧牲了。他們臨死的時候高呼着：「願法蘭西永生！」

在法國曾有過戴高樂分子們的地下組織，但是，這些地下組織執行着倫敦的命令，沒有絲毫作爲；他們反對佔領者鬥爭的方法只有一個：等待。盟國曾給這些「等待者」空投過武器；ΦΤΠ却從來沒有看見過英國機關槍，或是美國自動步槍。盟軍在諾曼底登陸以後，艾森豪威爾將軍承認，義勇軍和游擊隊抵得上十五個正規師團。但是，無論是艾森豪威爾將軍，或是他的其他同僚們，都沒有做過絲毫的工作來幫助ΦΤΠ（註一）。人民法國只有一個忠實的盟友——斯大林格勒的人民；在遠離巴黎的地方，蘇軍戰士英勇地粉碎着希特勒的師團。

在各種盜竊行爲之中，大概，最可惡的是規掠死人。戴高樂分子們現在正幹着這種勾當：他們企圖把ΦΤΠ建立的功勳硬加在自己的身上。列敏上校就是一

個這樣的搶規犯，不久以前他的犯罪行為被揭穿，迫不得已纔供認，襲擊聖阿西施的，並不像他所曾寫過的那樣，是倫敦俱樂部來的戴高樂分子們，事實上是ΦΤΠ。

在英雄們的墓前，士兵們行禮致敬，行人脫帽致哀。這本書——就是法國英雄之墓。我們崇拜他們的英勇，我們為他們而驕傲。這——不只是特殊性格，不是一時的熱情，不是一時的勇氣，——是對事業的正義性的堅強信心。西班牙國際縱隊（註二）的前任政治委員、ΦΤΠ支隊隊長安德烈·列比耶爾於一九四一年槍斃了一個希特勒的軍官。可是當安德烈·列比耶爾被判處死刑的時候，他寫道：「我只能可憐那些缺乏理想而死去的人們，或是沒有像我們這樣對理想具有毫不動搖的信心而死去的人們……」這就是理解這本書的鑰匙：看見擺在自己面前的死，共產黨員們沒有灰心喪氣，他們知道：人民是不朽的，人類的真理也是不朽的。

青年勞蘭德·柯薩在就義前寫道：「要是我死在青年，這只是因為我熱愛生

活，我願意生活對大家都是美麗的……」「格·莫克愛」支隊裏的一個十六歲的游擊隊員安利·菲爾采死前給父母寫道：「我的手彷彿在哆嗦着，但這是因為我用的是個破碎的鉛筆頭，我並不怕死……」

在這些信裏充滿着多少愛情啊！從這裏可以理解到，什麼是充滿愛情的心靈的真正的大公無私：丈夫想盡辦法鼓勵妻子，向她說，讓她找到另一個可心的人，一個忠實的同志；父親在生命的最後幾分鐘關懷着自己的孩子們，關懷着他們的學習成績，關懷着他們的皮鞋或者衣衫；兒子尋找着樸素的和善良的話語來安慰無可安慰的母親。我們引為驕傲的是，共產黨員——偉大的人物，他們的愛情不是遊戲，不是盲目的本能，不是利己主義者的感情，不，決不是，這是詩人們多少世紀來所幻想的那種愛情。

就義的烈士們把充滿熱情的信件寫給自己最偉大的愛人——共產黨。黨——這是大家庭，這是理想，這是法國，這是人類的未來。同樣忠於黨的既有它的領導者——加勃利埃·貝利（註三）、波也爾·謝馬爾——也有年青的共青團員們。法

國共產黨現在叫做「槍殺無赦的黨」，因為法西斯劊子手們槍殺了七萬五千名共產黨員。在每一個死者的身後都有其他千百個人站了起來，正是因為共產黨員們毫不吝惜自己，所以現在共產黨才是法國最強有力的一個政黨。在罷工和流血遊行的日子裏，在法國人民爭取自己的自由和獨立的殘酷鬥爭的日子裏，犧牲了的英雄們的神姿鼓舞着新的人們。

希特勒昨天的幫兇們搖身一變，他們現在領到的已不是馬克，而是美元，但是，他們却在德寇佔領的日子裏一樣，出賣着法國。他們妄想使驕傲的法國人民成為遠隔重洋的強盜們的砲灰。但，這是不可能的——死難烈士們的信件所表明，法國共產黨員們的英勇行為便是保證。我們，蘇維埃人，在法國愛國者的墓前向法國的未來致敬，向法國的英雄們致敬，向法國共產黨員們致敬，向法國人民致敬。

在就義前，千百個法國共產黨員們寫出他們對紅軍、對蘇聯、對斯大林的信心。不久以前，法國共產黨莊嚴地宣佈：美帝國主義者永遠也不能驅使法國人民

進行反對蘇聯的戰爭。這不是號召，而是備忘錄，因為每一個法國愛國者都知道這一點。我不知道，美國生意人是否讀過這些法國共產黨員們就義時寫的遺書；也許他們看不到這一類書籍。但是我們知道法國優秀的兒子們的這些遺書，而且我們也談論着這本書：我們在法國有敵人，爲數也不少——這些些自私自利、虛偽欺詐的人們，自稱是社會主義者的劊子手們，和用美國腔調高唱着「馬賽曲」的賣國賊們；但是，我們在法國也有親密的朋友——法國人民。當加勃利埃·貝利寫他最後的一封信時法國人民是和我們在一起的，法國人民在他們勝利的日子裏也將會和我們同在一起的。

伊利亞·愛倫堡

（註一）戴高樂分子的地下組織在當時接受英美空投武器並把它們「儲存」起來，以便將來德寇潰離法國後好用以摧殘民主勢力。加香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秘密出版的「人道報」上寫道：「我們在法國看見，在這裏單獨作戰的義勇軍和游擊隊得不着武器，而什麼也不幹的組織却獲得武器」。

（註二）一九三六——一九三九年西班牙內戰時期，各國保衛民主的戰士組成協助人民政府軍作戰的軍隊，或譯作「國際義勇軍」。

(註三) 加勃利埃·貝利 (Gabriel Perri (一九〇二—一九四二))，佔領當局懾於民憤不敢審判這位法國人民的代表，把他當作人質處決。傑出的法蘭西詩人保羅·艾呂雅有一首歌頌貝利之死的詩「加勃利埃·貝利」(中譯文，九五三年一月號「人民文學」)。

波也爾·謝馬爾

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、法國鐵路員工聯合會總書記；一九四一年被德寇槍殺。就義前給法國工人們和他的鐵路員工同志們寫了這封信。

親愛的朋友們！

我利用料想不到的一個機會，把最後的一封信轉給你們，因為再過幾分鐘我就要被槍殺了。

我平靜地等待着死；我要讓槍殺我的劊子手們看看：共產黨員是作為愛國者、作為革命者而死去的。

我一直到最後一刻都是想着你們，我的戰友們，想着我們偉大的黨的全體黨員們，想着法國的一切愛國者，想着紅軍的英雄戰士們和偉大的斯大林。

我就要死去，我相信他們一定戰勝法西斯匪幫，而且我也相信法國一定獲得解放。

請轉告我的鐵路員工同志們，就說我囑咐他們，決不要做任何有助於希特勒匪幫的事情。鐵路員工們會瞭解我的，他們會聽我的話。他們將會行動起來。我相信這一點。

別了，親愛的朋友們。我的死期近了。希特勒匪幫雖把我槍殺，但我知道：他們已經注定要失敗了；法國將會掀起偉大的鬥爭。

蘇聯萬歲！

法蘭西萬歲！

波也爾·謝馬爾

加勃利埃·貝利

「人道報」編輯、國會議員；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被槍殺
於蒙瓦列因。

監獄裏的神甫謝爾世——密齊剛才通知我，說馬上就要把我這個人質槍斃（註

一〇。

衷心地懇求你們，請你們要求把我在監獄中用的一切紙張發還給你們。其中有一些將是紀念我的最好紀念品。

讓我的朋友們知道，我始終是忠於我終生爲之而服務的理想；讓我的同胞們知道，我是爲了法國的永生而死去的。

我又對自己進行了最後一次檢查。我的良心是平靜的。我希望你們告訴大家：要是我能重新生活，我一定還走這同一條道路。

夜裏我長時間地想着我親愛的朋友保爾·瓦揚——古久里（註二）所講過的那些